



類編古今名賢彙語二十二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所錄皆  
明人說部分為十集以十干標目自陸梁庚己編以下  
凡二十二種各一卷題曰某地某人言書首無序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一子部雜家類存目八有古今  
名賢說海二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奉名賢彙語二  
十卷浙江巡撫採進奉皆有隆慶辛未飛來欠  
自序與此一同書名一同卷數必書賈乃舊板偽  
刻序目以魚欺者也然書皆明人著述非偽也存之

類編古今名賢彙語總目錄

甲集

一卷

庚巳編

長洲陸燾

乙集

二卷

西樵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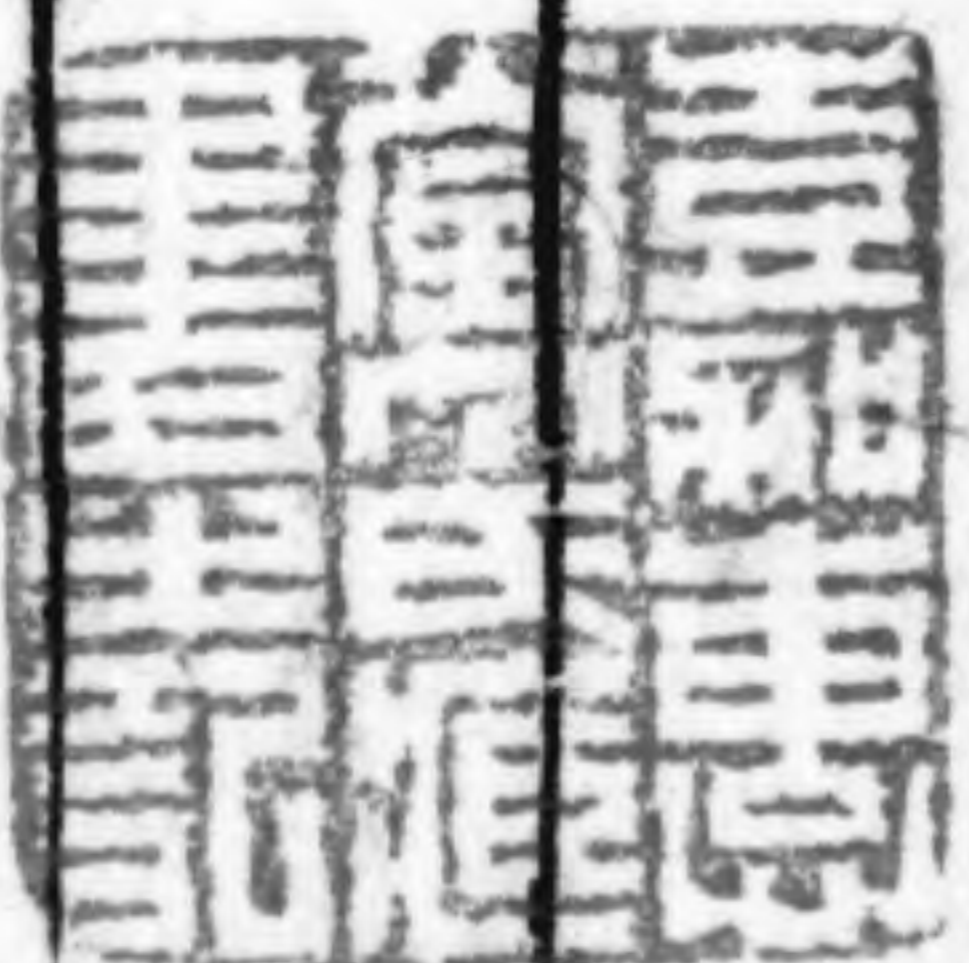
吳郡侯甸

丙集

三卷

客座新聞

長洲沈周



丁集

四卷

閒中今古錄

四明黃溥

五卷

志恠錄

吳郡祝允明

戊集

六卷

綠雪亭雜言

清江教英

七卷

莘野慕聞

吳郡伍餘福

己集

八卷

枝山前聞

祝允明

九卷

涉異錄

江右閔文振

十卷

百可漫志

閩中陳萬

庚集

十一卷

近峯聞畧

吳郡皇甫錄

十二卷

畜德錄

四明陳沂

十三卷

三餘贅筆

東吳都印

辛集

十四卷

駒陰冗記

古番關莊

十五卷

聽雨紀談

吳郡都穆

十六卷

西京雜記

無為子楊穆

壬集

十七卷

仰山脞錄

江右閔文

十八卷

中洲野錄

鄱陽程文憲

十九卷

續已編

仁和郎瑛

癸集

二十卷

蘇談

吳郡楊循吉

二十一卷

寓圃雜記

長洲王琦

二十二卷

可齋雜記

江南彭時

類編古今名賢彙語總目錄終

類編古今名賢彙語目錄

甲集

一卷

庚巳編

太學

袁珙

沅江麟

兖州嶽廟

鬼兵

村民遇土地

王緝

貢院

揣骨僧

蔡龍

王金精

守銀犬

張秋帛燼

三足鱉

洞簫記

普光茄藍

方學

七總管部使

周岐鳳

柴驛丞

羅江神祠

臨江狐

果報

西山狐

程學士降筆

蔣生者

盛氏恠

人為牛

袁尚寶

還金童子

古銅鴨盆

蛇癩

猪犬生兒

梓潼神

婦人生鬚

黑青

火災

王士能

王主簿

人魂出遊

肉芝

鄭顯

蔣子修

黃長子

雄鷄卵

如公

戴婦見死兒

玄壇黑虎

錢蛇

說妖

芭蕉女子

巨蚌

恠石

官壽

天醫

凌氏犬

胥教授

金華二士

徐武功

趙珙妾

鬼還家

王端毅公

岳武穆祠

九仙夢驗

鐵冠道士

黃提學

江東鐵

變鬼

李智

蜂化促織

穀亭狐

白馬

楚巫

楊寬

方卯彌猴

雀報

于梓人

老盜

金箔張

黃村匠人



甲集目錄終

庚巳編

長洲陸燦言

大學相傳

高皇帝時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  
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  
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  
詆訖而蛛遂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

文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殲於是或云生至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而止如萬馬騰

踏者云

**表**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少師廣孝為緇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即以匡輔器期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以高僧選入燕邸預密謀言珙於

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選衛中長身多髯貌與王類者九人

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珙入酒肆飲王位列第三珙據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眾哂其妄珙言愈切

王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殿下千里召臣而於酒肆相

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

之皮皺而瘦龍掌無肉也

世所傳辯辛相於嵩山佛寺更識真主於長安酒家者即此

使詳視因極道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長過臍當登

大寶必為二十年太平天子王悅由此遂決大計珙留

燕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徃徃流

播王恐有他慮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

太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

聖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使珙相

仁宗後代人主又相

宣宗曰萬年天子於是國本始定他日見

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

乙巳昇成竟如此數云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卿

**揣骨僧**正統間虎丘半塘寺有僧兩目皆盲善揣骨言人

貴賤禍福多奇中粲之外大父胡公年數歲時家人携往

求揣骨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自愛也後公舉進士

累官至山西叅議致仕果終四品里人石乙貧爲人傭織

以二子見僧揣之喜索厚謝曰此兩財主骨也謂石云勿

輕視爾兒聞者初不信二子長果以貴雄於鄉龔大家頗

溫裕爲人豐肥腹臍間黑痣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

皆在此龔平日與人語好大笑一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

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死矣龔惡其語不答後偶就

浴摩挲間毫忽落又數日病死

**沅江麟**成化七年秋常德沅江縣之東田村民馮貴家牝

牛自孕而生一麟生時雲霧滃合紅光滿室其形畧如鹿

蹄及尾皆如牛周身有鱗額上一骨銳堅隱起肉間蓋其

角也初出胎跳躍人不能制民愚以爲怪物擊之搏右脅

而死後有識其爲麟者郡守楊宣令取其腊藏庫中予外

祖叅議公佐郡日常命取觀歲久骨肉已化惟存空皮麟亦間有脫落諸姨及僕妾輩皆見之

**養龍**

計宗道

惟中

柳州羅池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為

巡檢居一山號計家嘗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剗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嘗隨之至呼之出蟠於榻傍以手摩之冷如冰鉄一家呼為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言語為吾家禍矣乃放之厓後溪潭中囑曰汝毋憂饑吾

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聽教今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即還潭中自是嘗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於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為血也捲而齧之至死同官怒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上官必破爾家計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蛇持刃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尺乘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惟中予家同年進士

**兗州嶽廟**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

府事嘗於中夜聞有鞭朴之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啓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宮予陰宮也於職官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曰已赴齋矣求觀獄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舁一僧至熾炭炙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死告以故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即愈

**王全**

嘉定婁塘鎮人王全家饒於貲為人備軀大腹飲啖

兼數人行則蹣跚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已妻子婢僕皆不得在傍且戒勿妄開一戶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恠之揭視但見一蝦蟆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覆之已而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死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

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

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皆花繒繳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為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守銀犬**家君說閭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為業家畜一犬甚健日卧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嗑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之共食耳商歸邸中夜夢若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

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為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於子故守以待之耳不意悞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往見之令不我殺也商竦然驚覺即起奔詣其家扣門主出迎商問犬安在則已被烹且孰矣商人惋恨其語以所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撤檻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兩痛悔無及乃棄其犬而葬之

**村民遇土地**家君又說鄉中小民于某嘗出行遇一老人自稱土地呼于名曰汝將死矣我特來報汝于曰我方壯年無疾病何為而死不顧而行老人忽不見數日他出仍遇之又謂曰汝必死矣于曰我死何如老人曰汝當落水

死于強辭拒之而意甚恐居無何隣村有與于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死而于竟無恙豈鬼神亦有誤耶抑聊戲之也

**張秋昂燼**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勅右副都御史華

容劉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俱董其役方祭神焚帛煙燼儼成一入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煙中入空而滅時與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

外舅盛公說吾父知之甚詳

**王純**長洲學生王純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記所親謂南舉於蘇適無願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純

共圖之事濱就矣一夕純夢身中鄉試幾十幾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恠之且往見純秘不言夢但托以年幼學疎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純方以爲異旣而其父與妻之父相繼皆死純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純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爲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三足鱉**

今年夏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鱉而三足買歸令婦烹之旣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不

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  
 事皆在如蛻形者驚怖號喚里甲聞之以婦為謀殺夫而  
 詐諉也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庭宣鞠之得其情以為異物  
 理或當有歸婦於獄召漁者立限令捕三足鱉來數日得  
 之以獻即於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出重囚令食之食  
 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  
 罪群漁云初被命網於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乃一  
 肉塊如人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  
 之水中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群漁懼買牲酒祭水  
 神禱曰我輩奉命於官尋三足鱉乃連得在物如違限必

獲罪矣惟神祐之禱畢而網乃得鱉焉竟不知其二物為  
 何也按爾雅曰鱉三足能注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  
 三足鱉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鱉是物世宜有但人食  
 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洞簫記**

徐鏊字朝楫長洲人家東城下為人羨丰儀好修

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壘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  
 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為  
 之卧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  
 榻上嗚嗚未伏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無故自開有巨大突  
 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訝之聞庭人語切切有



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九十六輩後一美人年  
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著方錦紗袍袖廣幾二尺若  
世所畱宮粧之狀如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  
侍女服飾略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  
出籠中紅燭插銀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整股栗  
不知所爲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整體殆過良久  
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遵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整驚恠  
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整將寢又覺香氣非  
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乎逡巡侍女復擁美人來室  
中羅設酒殺若几席拖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

具美人南鄉坐顧盼左右光彩熳如也使侍女喚整整  
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喚整捧玉盃進酒味  
醇冽異常而有極精腴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美人謂整曰  
卿莫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  
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繒素絕  
錦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  
一耳復親酌勸整稍前促坐歡笑辭致溫婉整唯唯不能出  
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得簫聲知卿興致非淺身亦  
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整吹罷美人繼奏一  
曲音調清越整不能按也且笑曰秦家女兒纔吹得世間

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今渠蕭生在應不差為徐郎  
作奴逡巡越明夕又至飲酒闌侍女報日夜向深也因拂  
榻促眠美人低面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幃裊窮極  
瑰麗非復鏊向時所眠也鏊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  
為念方起榻下已徧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着紅  
銷裹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卅浹藉宛轉恇怯難  
勝鏊於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  
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匱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  
鏊曰感特追運俚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好當復  
無間卿舉一念身即却來但憂矧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

言可畏身自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須卿牢為秘  
密而已遂去鏊恍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畫出人覺其  
衣上香酷烈異常多恠之者自是每舉念則香驟發美人  
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鏊說天上事及諸仙變  
化其言竒妙非世所聞鏊心欲質問其居止所向而相見  
輒於訥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答曰卿得好婦適意便足  
何煩窮問間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多勝景故爾  
暫遊此世間處處是吾家耳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  
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謹使事鏊必如事已一人  
以湯進微偃蹇輒摘其耳使跪謝乃已鏊時有所須應心

而至一日出行見道傍掛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百顆遺焉市物有得者必為委曲便方致之鏊有佳布數端或剪六尺藏焉鏊方勤覓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以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鏊嘗與人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僵仆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輒告云奴輩無禮已為郎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有愛鏊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鏊曰痴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鏊嘗以事出微疾病即中美人歛來坐于傍時時會合

如常其眠處人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鏊云勿輕向人道恐不為卿福而鏊不能忍口時復宣泄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愠會鏊母聞其事使召鏊歸媒為娶妻以絕之鏊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即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遂絕不復來鏊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一日鏊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簫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神也同行曰夫人召鏊隨之出胥門履水而度到大第院墻裏外喬木數百章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漚釘有人守之進到堂下堂可八九仞陛數十重下有鶴屈頸卧焉綵綉朱碧上下煥映

小青衣遙見鏊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  
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窓隙看  
鏊亦有舊相呼者微諒罵者俄聞珮聲冷然香煙如雲堂  
內迺相報云夫人來老人牽鏊使跪窺簾中有大金地爐  
燃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筋挾火時時長嘆云我曾道渠  
無福果不錯少時呼捲簾美人見鏊數之曰卿大負心昔  
語卿云何如輒背之今日相見愧未因歔歔泣下曰與卿  
本期始終何圖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  
箇兒郎無義便當殺却何復云願指群卒以大杖擊鏊至  
八十鏊呼曰夫人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  
簫猶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喚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  
疇昔今賞卿死鏊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翁仍送還登橋  
失足遂覺兩股創甚卧不能起又五六月復見美人來將  
鏊責之如前話云卿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創即差後詣  
胥門踪跡其境者不可得竟莫測為何等人也予少聞鏊  
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爲之叙次作洞簫記

**普光伽藍**

史鑑公甫與予家同里居未逢時與數友讀書

城東普光寺嘗晝假寐恍惚若有呼之者曰速起讀書子  
御史也努力自愛遂惺然寤憶所見者類門寺伽藍即往  
默祝曰他日得如神言當令神像字一新自是每晨入暮

歸過必一揖諸友相目笑之鑑不恤也遇朔望日覘諸友俱出獨携一麩往祭極冗不輒弘治己未科登進士授今官歸乃設齋以謝建小殿奉之

**方學** 無錫方學少時預選為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挑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懸於君手覺而異焉心識之後領鄉書弘治己未會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為主文者有夤緣為華給事中臬所論下制獄驗問華以學同鄉且素厚援以為證將引入 廷鞠遇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桃李各一日事之虛實待君一言彼二人之命皆在君手矣學驟憶前夢為之竦然皆如夢所遺而夢中為梨似若少差

然亦神矣學証獄事人亦知之此不復列

**七總管部使** 成化間蘇人張文寶者有子壯羊大沒他日其友人遇之於途者忘其死也拉歸家升樓呼家人治具共飲家人恠入門時無客視樓上了無所見而其主語言揖遜如對人者驚而嘿之遂不見友乃悟其已死又數日以事出齊門復遇之謝曰君家何乃爾吾豈禍君者吾本在七總管部下廟宇去此不遠君能垂訪乎即與俱至廟中入廡間一室坐談久之因告曰某所某家人有疾彼多行穰謝無益也指堂上曰此正欠我家主翁一陌紙耳君為語之了此自無事矣友歸往告其家如言祭禱即愈七

總管者郡人姓金氏名元七里俗所私祀

**周岐鳳**

周岐鳳初名鳳江陰之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百

藝詩文筆札亦可觀平生所服用皆自製嘗與其僕各市一帽旣而曰吾帽竟與爾無別乎即瓜分之僕有所如少頃却回岐鳳已縷金縫而戴之矣其巧捷類此然陰險狡獪挾邪術肆為奸淫以故不齒於人寓宿富家與主人劇飲就寢主婦中夜輾轉不寐若聞有相喚者啓門欲出遲回自疑寔其夫起告其故夫往覘之岐鳳方裸體散髮跳躑為厭勝執而痛箠之幾死即守禱雨觀中岐鳳着道服髻髻負劍往謁守罔識也與之語稍益狎湯俄擲其劍囁

之凌空而去守大驚謂真仙來也岐鳳去語諸吏輩以為笑已而守微聞之將捕執焉則已逸矣後客於新塘陸氏陸氏弟兄曰季方季圓季圓死季方拆產不均季圓妻何氏忿之時大理卿熊槃巡撫江南大煽威震至江陰何遂列季方不法事迎訴於水次槃不受何赴水槃乃理之季方懼以黃金十鎰托岐鳳入都營解岐鳳浪費殆盡陸氏竟被籍沒恨入骨詞連岐鳳季方旣伏法岐鳳變姓名逃匿江湖日無定居御一舟自奉極侈食器皆以金為之嘗抵蘇蘇人錢擘投以詩曰聞說多才惜未逢辛來何處覓行蹤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市鶯花春對

酒河橋風雨夜推篷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山一夢中  
岐鳳得詩大慟後入都圖自直竟病死卽中劉主事珏買  
棺殯之死後三吳間有召仙者岐鳳至詞翰多類其生平  
所爲言事往往奇中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  
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又云海外獨自遊風雲際會秋我  
傳靈得去伏劔鬼神愁書其後曰設茗與香誦此詩吾卽  
至後試之信然淞江守私廨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  
四句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  
時求釋其意不答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爲鬼  
語不足馮聞爲一學官言曰此世俗所語傳四喜詩  
也

**柴驛丞**吳江盛景杲允高景泰庚午舉於鄉試北上偕常熟  
章叅議表大理格兄弟及他同年二人行達山東一驛章  
等先至杲獨後驛丞柴某出迎目諸人久之問曰公等五  
人來其一安在衆對曰在後且至丞又問曰彼非衣綠乎  
衆恠之詰其所自知丞曰予昨夜夢一白鬚老人云明日  
有五舉人至此中一綠衣者是汝異日恩人慎毋慢之予

是以不無少望耳少選臬至丞意甚喜留五人宿供帳極  
豐親為臬執奴隸役勤渠百端衆竊笑之及上京臬竟擢  
第尋以監察御史俵馬山東至其地時丞適被訟於巡按  
下獄當黜為民矣臬因造謁為之緩頰不從索獄詞至手  
裂碎之因取筆別為具案盡雪其罪御史不得已聽之丞  
遂得釋恩人之夢至是不誣矣

**羅江神祠**臬自御史謫官廣之古田尋以需恩改知羅江  
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主頗著靈異今有事必禱焉  
祭享無虛月自臬蒞任不復然一日私解失所畜雞尋之  
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與皂輩皆言神以久

不祭故見譴耳臬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舉意欲毀之是  
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余血食於此者累年不敢為過  
昨日雞被釘乃鬼卒輩苦饑故為之非余敢然也公幸憐  
之勿毀臬不許明日遂撤去之其前令者既秩滿即留家  
於縣署後夜夢神來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  
感額曰須公自為之耳彼盛公嚴威不敢干也令乃即所  
居旁建祠祀之

**臨江狐**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果園委一人守之販  
鬻利息皆由其手其人言可四十許頗修整不類庸下人  
獨園中小屋間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索酒共酌



且求歡其人疑之扣其居止姓名終不答曰與君有宿緣故相從無問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比舍人恠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之以告主人主人以其費財也召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主覆視記識曾無虧漏更加嚴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此世界內如吾者無慮千數皆修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陽氣助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留此於君無損也他日來劇飲沉醉談譎益款其人試挑之曰子於世間亦有畏乎姬以醉忘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答曰吾無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遶身畔人欲不利於我者一瞬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也所最惡者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人唯唯俟其去目逆而送之遙見其狼蹠仆田中往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覺胸臆隱隱熱下光盡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死焉景泰中盛允高蒞鹽課揚州陳氏有商於揚者道其事云此人尚在年九十餘矣

**果報**吳人盛侗行第九平昔以智幹武斷鄉曲有里人于英者妾與奴通事泄英殺奴密令其家幹人常熟顧某載屍他所焚之顧潛瘞之城下給英云燒却矣後顧復以事

忤英慮得禍將發奴屍以脇之謀於侗侗以爲奇貨陽許之而微雪其事於英英懼致厚賂焉授以計殺顧焚其屍事秘莫能知者後數年侗與英俱感疾英病昏恍惚若有所見因備述前事言今爲顧某所訟必與九老官人俱去兩人竟同日死侗疾亟遽呼索馬時所乘馬方縱牧僂僧菴中比伺氣絕馬忽數躍而蹙英且死呼家人曰九官人去未答曰死矣乃曰如此我亦當去遂瞑目

**西山狐** 范益者精於脈藥仕元至正間爲大都鑿官年七十矣嘗有老嫗詣其所曰家有二子屬疾欲請公往治之問其家所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已可携

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診之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脈必異類也因謂嫗爾無隱實告我嫗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訶護爾醜類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此間空虛故吾輩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女拜謝而去是時

高皇帝龍潛淮右云益吾鄉劉原博先生之外祖也劉之祖能道其事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篋敦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

位未幾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筆云  
夜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  
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  
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又二律  
云紫閣勲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  
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遭衆謗杜陵荒草喚窮愁乾  
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斯文今古一堪哀鴈道  
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  
起金騰策紫殿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

共盈虧讀者悲之玩其氣格蓋彷彿先生平昔云

蔣生

蔣生者名煥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雅弘治

辛酉以縣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清日暮憇止道  
旁民家愛其門戶瀟洒延佇移時堂中有女郎映方窓悄  
悄獨立覩生手儀注目情動呼青衣邀入中堂女郎更衣  
出拜韶顏稚齒殆若天仙生一見爲之心醉逡巡設酒殺  
延坐談話稍狎抵夜同入小閣遂諧繾綣時其父適以他  
往經三日歸爲家人所白翁聞之怒甚將執焉旣而沉思  
久之顧生曰汝良家子俊士也吾一女素終愛今一旦至  
此已無可柰何雖其心於子不足贖吾耻顧吾女猶未有

家子能為吾婿乎否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從命  
遂偕伉儷留連越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途臨別相顧悽  
斷兩泣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第還到翁家翁哭而迎曰  
自子行邁吾女朝夕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示以女攬  
生竦然汗下仆地欲絕是夕設祭號慟辭翁登舟女已先  
在矣從此舟行月餘常覺其在旁抵家已復在室中自是  
動息不離至啜茶亦於盃中見之生迷罔憔悴遂成瘵疾  
家人研問始具述其事疾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  
不文竟死時年二十有三而已予姊之夫於生有親能道

其事

**盛氏性**郡鑿官盛早被擄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今手

夏四月盛罷攝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囚憑而為厲初有  
犬自外啣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忽躍起犬亦人立與之  
相搏家人擊逐之即不見從此妖變百出器案互相擊撞  
牀席自移嘗覺有青衣女兒在室忽投於榻下杳不可尋  
一男子着單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猪瞥然遂滅諸婦嘗  
夜坐見窗外立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避恠入舉手撼燈  
其影蔽一屋端午日有鑿生饋猪頭置肉杙上連作聲長  
鳴剖為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饋齋饅頭者方持之內有聲  
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為徙居城中乃稍止後盛

三男相繼夭家人亦皆患病死喪很籍久乃泊安

**人為牛**蘇城大鹿巷唐荳腐家以磨麵為生其子婦陸氏

有弟死四年矣唐之季子嘗晝假寐夢陸子來語之曰予不幸死被罰為牛今賣於君家君以親故幸善遇我視眼上有白翳者乃我也驚覺聞之其家傭工兩日前正買二牛一小者日果有白翳後賣者來說此牛適四歲矣陸子平日與唐交易負其直不時輸嘗誓云我若欠錢應作畜生償汝至是人以為果報云嘉定富人王全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申錢今托生其家為牛以償且滿矣爾往贖吾歸諸午惟吾身白善記之慎無論價全尋至其家視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健而善運不許倍價乃得載歸覆以帷幙擇芻豆精好者飼之數歲死

**表尚寶**鄞人表尚寶忠徹得其公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

天下嘗道吾蘇過閭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尚寶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為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克狼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閭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掌聞其聲曰是一強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探丸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

滅族聞乳聲而識喪宗者袁術視之殆不多讓也

**還金童子**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

秀且性機警尚寶相之以爲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墻角一破袖裹黃金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亦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君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摧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

因裹著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歷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備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曰袁君之術乃踈如此乎留之俟袁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爲備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焉

庚巳紀  
古銅鴨盆 門村朱家常之古室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  
隱然初亦不以爲異他日有農懇土田間獲一銅鴨農不  
識賤價售於朱以合盆影不差毫髮注水盆中鴨輒自浮  
而浴遂以爲奇寶後其家被焚遂付煨燼

蛇癩 嘉定有王某者家頗豐年四十許得顛疾嘗號其家  
人曰我腰間沉重何不爲我解却積數年不愈他日王有  
甥來省視憐其病篤因請與俱歸使遊衍適留數日病如  
故甥嘗使人隨之一日王散步後以圃圃畜鶴一群悉奔遶  
之爭啄其腰下會從者至麾其鶴去王懼然汗下覺病如  
失還語甥曰吾瘳矣吾適遭群鶴一驚覺腰間頓覺輕甚  
快也甥喜往視後圃見蛇大如椽死竹間猶帶血王從是  
平復疑其疾是蛇所爲蓋癩蛇善啄蛇也

猪大生兒 今年春長洲楊城湖旁民家母猪產一雛猪頭  
如人手足十二月十六日嘉定二十二都民家犬生一兒  
形狀皆人但足根短背微有毛或以人與畜交而生理或  
然也

梓潼神 陳僖敏公鑑父孟玉爲人原懇鄉間稱善士嘗出  
行登廁見底飯一塊在廁旁拾取於水中滌而食之其平  
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  
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

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其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婦出迎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飭奉事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為一品夫人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備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為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僖敏公從孫為吳翁說如此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於祇報予里人卓四者往羊商於鄭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繚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為三鬚娘云

**黑青**

壬申歲北方順德涿州河間有物青赤色黑或如犬或如猫其行如風或是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面額或啣人手足逐之不見蹤跡蓋黑青類也

**火災**

三月山東秦始皇廟鍾鼓夜無故自鳴火起桑樹上被燔而枝葉無損廟宇蕩毀而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是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以西北風有流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直飛上竿者卒因發砲衝之其火四散闔寨鎗首皆有光如星湏臾而滅五月廣西方春北寨各鎗上亦有光並即報云

**王士能**

濟寧有王士能者故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入



國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其寓濟寧亦六十春矣自其少時志慕養生辭家走四方求名師無所遇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往投之見老人披氈衣卧深洞中石床上其長三尺餘五官手足皆如嬰兒士能拜之不答因爲之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一囊所盛類乾麵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留數日所齋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囊中物與之苦澁不能下咽乃拾山果野菜以充腹居三年勤苦不懈老人憐之謂日子可以語道矣然子得之當出山他日非其人勿輕授也遂示以攝形鍊氣之要學成辭出又久之乃來居濟寧日常不火食惟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而已白髮被領肌膚如童子少婦其初人不識後乃稍稍異之濟寧指揮王宣亦海州人往見問姓名大驚曰吾祖言吾上世有叔祖實名士能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問以家事所言皆合於是日往候之州人聞而有所饋者士能皆辭不受宣有同官往欲受其術士能望見曰爾聲後滿前日事妄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慙乃上疏言狀

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得見

上賜寶鑑遣歸士能被召時篁墩程先生適道其地聞州人說其履歷如此因往謁焉士能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

敗屋數間屋中卧榻外無長物與客言多靜坐寡欲之說坐久瞑閉息曰老僕無能爲

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靜日久近日乃與人接大敗吾事矣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後三年丙午吾蘇揚南峰先生以使事過濟寧州微服訪之見士能着白禪衣坐木榻上扣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先生爲之歎息而返要之其人蓋有道之士云

**王主簿**張氏擾蘇日胥門有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俸貲頗厚主簿感傷寒七日死既葬二子折產求其貲不

得疑毋匿之以咎毋毋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於遠方歸至金山泊舟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白中一人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主簿其父行也未知其死揖而問曰丈何緣來此主簿之前曰君來甚善吾正欲有所懇也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吾有薄貲若干藏卧榻中板下二子不知乃與母競又有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楹上君爲我語之又密謂曰君歸告吾家人早晚有大兵到吳城城中人當大半死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然登舟而別歸到主簿家見其妻說曾相見狀妻怒以爲妄語徐

具道所以二子聞之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視簾檻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俱挈家遷於杭不兩月而天兵圍吳矣

**人魂出遊** 葑門有百姓爲里長以索後錢適齊門錢萬李橋暑月從一童奴早行少憇人家簷前奴坐階下有頃便熟寐主亦頗思睡朦朧間見三小兒戲舞於奴身俄下地從一板過隔溪菜畦中良久主甦奴不起至溪邊掣其板兒還不能度臨水彷徨仍置板原所乃得過復還上奴體而沒遂醒上詰之云適夢乘橋入一苑中喬木千章遊戲甚適及歸被人掣橋板幾不得度主方悟所見小兒是其

魂也嘉定有士人嘗訪一僧住某方睡因坐榻前待之忽見一小蛇自僧鼻竅中出蜿蜒至地其人異之取几上小刀插地蛇至其側如有所畏者俟投起乃復行其人唾地蛇銜食之出戶外水潭中偃仰久之冉冉過花藥欄仍尋舊路登榻自鼻竅而入僧睡覺爲其人言適夢出行遇盜植刃道上幾不能免見道旁水如甘露食之甚美浴於海中樂甚乃入花園遊適而返不知何所感也其人唯唯竟不告以所見而罷嘗聞人魂能出遊以此二事驗之信然

**肉芝** 今年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見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

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恠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弃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于愚夫之手惜哉

**鄭灝**里人鄭灝嘗娶後妻設席既罷失去一銀盃重數兩其家織帛二及挽絲銀各數十人欲自明其非盜也相率列名書狀爲誓投之城隍神祠灝止之不得亦不復覓盃一日灝倚門立少時入內忽仆地家人掖以登榻四肢已

冷獨心下微暖環守之至半夜乃醒問所以死搖手不對天明乃言初在門見一皂自西奔馳而來勢甚猛惡吾意官府有所追攝也將入避之皂及門徑前碎吾曰奉命勾汝便以索縛吾頸驅出門數百步抵城隍廟有白衣老人立門外見呼吾名皂令老人相守先馳入報復出引入跪於庭神坐殿上厲聲叱問以投狀之故頓首謝不知神愈怒曰憶失銀盃事乎此盃是汝孫盜耳如何妄誣他人致其干擾官府吾再拜具陳非已意神呼之前曰汝孫盜盃以質錢於汝家之東銀匠舖中今猶置架上爾欲見之乎顧一卒令取盃示之真吾家物也良久神怒稍解曰今姑

放汝至二十六日行牌提此一千人鞠之吾但拜不已俄  
又聞殿上傳言曰旣人衆且不推究但要汝去與衆人說  
令他知過因放出門乃得活即遣人到銀匠家訪之盃果  
在架上其孫所質也諸人聞而怖畏亟詣廟陳謝猶惴惴  
彌月乃得自安

**蔣子修**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  
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筐篋間鬼  
神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撥竒禍彼鳴者將非吾先  
人之靈覆念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  
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子修嘆曰吾業以委

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  
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  
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脩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  
而卒天下傷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

**黃長子**長洲十四都小民黃長子者患膈氣不能飲食亦  
不知饑積數年益甚一日入齊門訪醫行至弔橋少憩有  
道人亦來坐橋上民困憊嘔吐狼藉道人憐之問所苦具  
言病狀道人曰我能醫爾疾葫蘆中紅藥一丸如大芥子  
令吞之少頃民覺膈甚快分所携器中數餅爲謝道人  
受之因以手撫其背復吐前藥仍納葫蘆中循橋側而去

民至醫家覺饑甚索食視器中則其餅故在大異之自此宿疾頓平憶道人為仙不然亦一奇術士也

**雄鷄卵**嘉定城中百姓陳常家雄鷄生一卵如雀大甚以為不祥後亦無他

**如公**嘉定僧如公者嘗晝假寐夢至蘇城楓橋北里許度板橋入一家瓦屋三間飲饌滿案已據中坐有婦人前立年可四十許展拜垂泣少者數人侍立於後有頃進餛飩婦人取案上紙錢焚之地及醒乃覺飽且喉中有餛飩氣恠之後以事至楓橋順途訪之到一處宛如夢中所見入明几案陳設皆夢中也有少年出迎之扣其家事云父死

矣且死忌之日正僧得

乃知是時其家設祭耳

**戴婦見死**

長洲陸墓人戴各以鬻瓦器為業頗足衣食

止生一子極愛之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得疾卧床褥者半年鑿藥禱祠百方不效子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具為之一空猶念其子不已終日哭泣一日有媪拏舟犧岸款門而入不忍其夫婦之悲哽因進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然翁姥愛深難割今念令嗣者亦欲見之否耶夫婦掩涕謝曰長逝之人永沉冥漠幽明隔越安又見期如嫗之言非所敢望也嫗曰若然亦易事耳驚喜扣其說嫗曰吾將引到一處即當見之然

翁姥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其妻偕入舟嫗  
戒不得妄窺鼓棹如飛食頃到一處市廛中居民稠密嫗  
導以登遙見其子立米舖中方持槩爲人量米望見母來  
即趨出拜母喜可知也乃言兒今爲此家開舖正念母欲  
一見母姑留此吾入報主家令相迎也即奔入嫗招母入  
舟以箬篷密覆漾舟中流使潛窺之其子少選便出裝飾  
大異儼一牛頭夜叉也四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二  
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未我正欲報人執之恨少遲令得  
一走却拗怒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嫗謂曰已見之乎放舟  
復還故處述所見於其夫自是悲念始息尋嫗舟亦不復

見矣

**玄壇黑虎**吳俗喜聞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里人張廷芳  
者好此戲爲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  
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  
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  
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鬪無弗勝者旬  
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慟哭以銀作棺  
葬之

**錢蛇**鄆都能存爲予弟子遠說其鄉一村落中有蛇出爲  
患不知所從來其大如盆長數丈惟以啗雞雛竊飲食而

不傷人人求而殺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一人賃而  
執爲圃有年矣一日執鋤耘草見巨蛇蜿蜒而至亟運鋤  
斫之蛇鑽入穴中僅傷其尾而磴然如擊銅鐵聲就視之  
乃散錢數千布穴口其人疑蛇爲錢所化也呼妻及弟并  
力掘之深丈許得錢一缸約數十萬悉擔歸于家頓成富  
人蛇自是不復見矣

**說妖** 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又曰五顯靈公鄉村中呼  
爲五神卽蓋深山老魅山蕭木客之類也五魅皆稱天土  
其牝稱夫人毋稱太夫人又曰太媽民畏之甚家家廟  
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爲后妃飾會著唱像於板

事之曰聖板祭則雜以觀音城隍土地之神別祭馬下謂  
是其從官每一舉則擊牲設樂巫者歎歌辭皆道神之  
處云神聽之則樂爲之茶筵尤盛者曰燒紙雖士大夫亦  
皆然小民竭產以從事至稱貸爲之一切事必禱禱則許  
茶筵以祈陰祐偶獲祐則歸功於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  
不敢出一言然訕有疾病巫卜動指五聖見責或戒不得  
服藥遇人信之有却醫待盡者又有一輩媪能爲收驚見  
鬼諸法自謂五聖陰教其人卒與魅爲奸云城西楞伽山  
是魅巢窟山中人言徃徃見火炬出沒湖中或見五丈夫  
擁騎從姬妾入古墳屋下張樂設宴就地擲倒竟夕乃散



去以爲常魅多乘人衰厄時作崇所至移牀壞戶陰竊財物至能出火燒人屋性又好淫婦女涉邪及年當天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見貴人巍冠華服儀衛甚都宮室高煥如王者居婦女列坐其旁侍者百數十輩皆甚粧美色其間鼓吹喧闐服用極奢侈與交合時有物如板覆已其冷如水有夫者避不敢同寢或強卧婦旁輒爲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惡不可勝道記十餘事於此秀才徐岐之父嘗遊廟同行一女戲溺其小鬼徐還魅逐到家排擊門闐蜚穢狼藉家人不知其何等恠也呼爲妖賊嘗攝去一篋錢罵之乃自空擲下散於庭錢猶執窓眼中徧置

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人手映窓其指通紅如火聞履聲以沙布地驗其跡數十皆長尺有咫醫士陳生白晝見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方食時有一人面如車輪舒大毛手攫其物去牀後食啞啞有聲秀才沈塗弟婦以失意死死後見光恠自云在五聖部下在家通晝夜聒擾一鑼自行且擊累百步不墜空中掛兩繩絡繩細如人髮內貯二盃水搖之不漏燒屋數十餘間如此頻年不寧舉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樹偶伐以他用魅怒遂大作惡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內土偶悉起自行登居踞坐儼如生者竟毀其廬乃已洪以嚴見一僧寬衣大袖緩步

屋上踐瓦拉然逐之遽滅煮飯鍋中盡化作泥道士鄒應  
璧為壁壇考功誓不受賄謝魅乃舍去沈生妻呂氏名家  
女工容皆絕人年十九忽厥死兩日始甦云被五顯靈神  
召去侍宴出金首飾一筥衣十一筥示之絢爛奪目而形  
製小神謂曰能治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歸夫人復  
勸解乃放還云容汝十年自是魅數來其家呼婦為娘子  
時聞異香撲鼻有美男子盛服而來與寢處十年後復死  
旋活言神云更乞與汝一年前後生五男將妊輒見男子  
抱一兒遺之產時無血但下黑汁兒極媚好及周歲曰吾  
今携兒去矣如是輒夭最後得一女方免身血逆奔上遂

死距前復活時恰一歲矣夏璵妻于氏偽吳司徒伯昇之  
裔也初嫁日下輿忽狂舞唱呼自稱五聖家人忙怕設祭  
婦從房奔出唱贊如巫然祭案列酒盃數十婦行踐其上  
如飛盃了無傾側時以刀自割不傷此婦今猶往來于家  
神已痴矣張氏女衣紅經祠所遂發顛通夕闔戶歌舞後  
嫁為士人朱愚妻魅因隨往愚母本媵也婦見輒罵云老  
婢老婢與人應答作京師人語沈寧妻年三十餘微有姿  
常見空中列炬數百有人着紅袍三山冠自空而下堂內  
燈燭皆滅與交訖飲食而去金帛簪珥随心而至夫利所  
獲敬神以致其求因此致富陳梧有義女年十七將嫁為

魅所憑曰吾五聖中第二位與爾女有緣故來賜其名曰五寶女女從此能言人禍福有疾病有失物者扣之言多奇中陳為繪五聖像奉之堂中久之魅亦厭倦棄去今猶未嫁予舍旁人安松妹名劉福女自言有一人黑色狀若僕隸每睡時則來與通數夢隨至其家周視堂宇服用甚侈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遊於堂忽內有貴人傳呵而出其人似驚懼貴人見之呼使跪數之曰吾用無限財幹事汝乃竊吾名在外妄行也恨怒不已其人俛首不敢對因送女歸後更不復來蓋又其下鬼也大抵妖由人興今流俗慕向如此邪妄之氣相為感召宜其久聚而不散以猖狂橫恣也前知府事新蔡曹公嘗嚴為禁約焚燬其祠像無遺公去任乃稍稍復作無何一切如故矣後來者能舉公之善政而興起之使妖魅消沮誠一快也

**芭蕉女子**

馮漢字天章為吳學生居閭門石牌巷口一小

齋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其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押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卧蓆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僦僧菴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断裂處取所

庚巳編  
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  
為恠惑死數僧矣

**巨蚌** 予家陳湖之濱有水自戒壇湖北來流至韓永熙都  
憲家墓前匯為巨潭深不可測中有老蚌一其大如船一  
歲十月間蚌張口灘畔有婦浣衣謂是沉船引一足踏其  
上蚌亟閉口而沒吐水濺面冷如冰婦為之驚仆嘗有龍  
下戲其珠與蚌相持彌日風濤大作龍攝蚌高數丈復墜  
竟不能勝而去景泰七年湖水盡合自蚌湖西南而出水  
皆為之碎推擁兩旁如積雪然自是遂不返

**石** 予家楓橋別業港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  
蓋塚墓間物備落於此歲久為恠每至秋間能自行出於  
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筏於港口自其下過  
木為撑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  
木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為變恠

**官壽** 鄉人官氏有子名官壽年數歲病死官與妻痛惜之  
殯時以墨署其名於背俗說以此冀其轉生可辯認也至  
明年復生一子背上有官壽二字筆畫瞭然人皆謂兒再  
生云

**天醫** 鄉人顧謙淳吉弘治二年五月得傷寒疾延醫官杜  
祥療治七日轉加昏眩夜夢一老人曰爾為杜生所悞不

速更醫當死謙請所更者曰封門劉宗序甚佳驚悞亟迎之服其藥病稍稍減方夜分起食粥舉首見金冠綠袍者一人踞坐梁上室中懸藥胡蘆累百呼謙名曰子知我乎我天醫也為謙具說其致病之故言皆有理致又授以數百言曰子能行此可為名醫善記之勿忘也語訖而隱自是頓瘳而苦耳聵至冬月往謁醫士凌漢章求針治漢章為針兩耳移時而愈子嘗為天醫傳藥乎謙驚問所自知漢章曰大凡天醫治病傳藥耳中藥入而氣閉故聵也謙乃具言所見曰先生神人也然謙自病後追憶與人問答之語皆歷歷分明獨所授要言茫然不記一字至今恨之

漢章湖州人針術通神其詳當別有志

**凌氏犬**甫里凌糧長家畜一白犬已數年甚健而馴前此有佃戶負米若干石而死一夕忽見夢於其子曰吾生時負凌氏米因轉生其家為白犬以償今尚少數斛汝當納還併以錢贖吾歸子如言贖米往納因求買其犬不許乃具述所夢家人未信犬已躍入舟躄卧不肯起凌氏嘆異遂以歸之而却其直云

**胥教授**鎮江胥教授者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閻氏兄弟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日海自云家在江干執贄甚豐每旬餘一歸居三月治經書略遍將還請於師曰明日家

間祖父具卮酒為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之二生辭歸  
旦率僕從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曰馬性頗嘶馳凡見  
人開目則蹄啣請闔目少時如其請但聞風聲蕭蕭馬絕  
駛疾食頃日至矣扶掖下馬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  
俄聞鞭笞叱咤之聲遙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  
視事年可四十許侍衛森肅階下桎梏係繫者殆百餘人  
胥甚驚訝二生前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  
盛有老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  
謝曰二孫久荷陶鑄無以報德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有  
公事不獲奉款使老子迂賓誠踈於禮已而即席坐饌設

皆甘美異常至暮飲罷二僕捧牙盤置金銀繒錦其中以  
餽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送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  
更由他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綳係樹上者諦視則其親  
家也驚問所以曰某以罪為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為  
緩頰也胥指謂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  
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上馬而別遂  
巡到家心頗疑恠詰旦往俟其親家者方病篤見胥謝曰  
公實生我昨疾死見閻君被縛於樹垂陷囹圄賴公為二  
子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知二子為閻公之子而所  
遊者冥府也是後二生訖不復來矣

**金華三**弘治中金華有張王二士赴試禮部不第附舟而歸有四人若公隸者亦同載每經一市鎮必登岸良久醉飽而返即鼾睡罔測為何人也行達山東二士私計以爲彼蹤跡詭昧若是殆必盜也張乘其宴坐突入掩之四人者方共閱一紙文書見張入亦都不驚訝張請觀因示之其言亦與今官府公移同所當追捕者百餘人而二士亦預張大驚曰公等何人此文移出何官府乃有吾二人姓名耶四人錯愕曰孰爲君輩姓名張指示之四人相顧曰吾儕大踈脫因謂張曰吾寧具鄧都使也方奉聞君命追此一行人不意爲所窺君亦有緣者矣張聞之驚恐下拜求免四人初不可張力懇不已四人曰秀才誠有心求救我輩同載許時寧得無情今有一策能解此厄然惟二君知之可耳此外雖妻子勿與語若一泄露則事便敗矣張請問計乃曰君歸於某月某日驅家人盡出堂中列三界諸神祇位一燈一索以待吾輩當來來自有說因備舉諸神名今市紙馬張一一記之又丁寧戒以無泄登岸而去張具以語王勿信而嗤之張疑悞不已竟別覓舟疾行抵家至期假他故盡遣家人向外如言設神位及燈索高扉獨坐侍之俄四使自空而下見張喜曰君真信人相與扣首神前跪而陳詞不知所言爲何因索縛張於燈鞭之一

百解縛曰君可免矣張匍匐謝之忽失所在王生者以是夕死

**徐武功**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已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公私語劉元博溥元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久之不退舍宅而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人婦也遂行比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間多不樂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候稍退吾方可以爲未幾竟爲曹石所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

子見天像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

茂陵已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期嘗謂客曰吳君入閣之後天下始多事矣殆弘治末文定入綰綸綍沒後半歲而泰陵鼎成未幾而逆璫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潢池之擾而朝野不靖蓋累年云公



初下制獄引鏡自鑑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  
誦其所奉斗母呪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乃今知免矣迨獄  
具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穴方暝晦中或見錦衣堂上  
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所爲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  
北向四十九拜初無間寒暑闔門不食豕肉公亦自秘其  
術不輕示人沈處士周少被公賞愛嘗見從容請其術  
公笑曰子欲試之乎顧庭中有犬卧焉因取所珮一人髮  
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扼繫者輾轉欲絕又旋而  
右犬帖然安卧如故矣長洲薛副使英祖墓在夷亭公舟  
過之指爲人曰此地當出一繫金帶人時薛猶未達後竟  
舉進士第至今官金齒衛學舊鮮成名者公謫居相其地  
謂粗樹木其西以爲障當有益有司從之科第由是遂盛  
其他巧發苛中者尚多不能悉記

**趙妾**

長洲沙湖趙氏有嬖妾其正室妬不令侍寢多以

白晝乘私間通後有身生子頭有短肉用面作監色啼聲  
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偕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藝瀆天威  
故生子形體必有損缺今人於日月雷電之下交接所生  
男女往往有形恠異者如趙妾事世多歸之妖禍或以爲  
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鬼還家** 吳人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方  
悲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毋庸痛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哀  
慕之極不復怖畏即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生事甚  
詳悉子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父魂識已歸矣呼妻女  
出慰問款密宛如生時妻問曰君去世許久亦思食乎鬼  
曰甚善乃設雞肉於案雖不見形而有頃物自都盡及暮  
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僕送到塚鬼囑曰吾某日且歸  
可預相候及期候之鬼便遂歸自是晨來暮去稍稍處置  
家事皆有條理其家每遇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  
易初以為恠後亦安之是畏狗僕送之嘗為驅狗不令近  
一夕將去適無送遂為群狗所嚙叫呼上樹而滅此後竟  
不復來

**王端毅公**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而近  
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既遷  
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  
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  
人相戒屏息良久聞響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  
正德戊辰某月某日也常聞河津薛文靖公沒時亦有風  
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為感  
召者固如此夫

**岳武穆祠** 岳武穆王廟食湯陰其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築從父宮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牆上石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徑可四尺意將祇謁是夕宿察院夢入祠瞻拜神起迎款語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江西游衍甚得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爲秦檜謀陷有諸曰誠然然致害者張希猷也因請於公曰某棲托於此屋宇傾圮幸公一鼎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須公一言於守巡耳公唯唯視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劍揖而去遂悟遲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情似祠宇穿漏神面為霖雨催剝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八十兩以托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史德脩新其祠祠成弘敞倍勝於舊

**九仙夢驗** 福建仙遊縣有九仙者以祈夢著靈異相傳漢時有何氏兄弟九人學道於其地飛昇故山水多以九仙名山上有道觀其中塑九仙像及傳夢判官人祈夢者先於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鴿祠中夜必有夢起用杯筮卜之如得勝兆則已否則此夢無准及夜再祈如有僮僕相隨者其夢亦同多爲隱語過後始驗記吾鄉人數事云常執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壽數夢神擲與一布裘即

俗所謂撩膝者

以其長蔽膝故名

後其母病膝疽而卒乃悟撩膝

者猶云了膝耳長洲學生徐昊托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  
返報云夢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刮地而已後十餘年昊  
以蠱病死死後或解其意云易卦山下有風爲蠱也文太  
守林知温州時遣二隸往問壽數答云問孔老人自知之  
先是文命孔老人鋸鑿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文升堂老人  
適跪白板數云五十五片與文年數正合爲之竦然問曰  
尚可鑿乎曰朽爛不堪鑿文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王御  
史憲臣故蘇人而占籍京師既貴嘗有桑梓之思自謂他  
日得嫁女於蘇且有一居宅即留家於此及知浙之永嘉

使從者往乞靈以決二事先問嫁皎白石階前先唱第也  
是龍華會理人又問居宅乃夢到一所門貼一道家符上  
有二印後王女歸於朱狀元希周之子其一驗也及買第  
城東併得一道院入門見楣間一符上有天師印二復與  
夢合於是定居焉一鄉前輩忘姓名爲闕守使道過家時  
其妻有姪將產守到官久未得家信使祈所生男女報云  
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行離家  
時語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清義取闕之二  
縣也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語云然非男而何又數  
日報至果男也

鐵冠道士 鐵冠道人張景和者江右方外之士也道術甚  
高人不能測

太祖皇帝初駐滁陽道人詣軍門謁言於  
上曰天下殺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  
乎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采  
渙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

上與陳氏相持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鄱陽之戰友  
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

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之力戰請為文以祭使死囚持往  
哭之則彼眾氣奪而五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後

上定鼎金陵凡諸營建必令道人相其地大見信用嘗遊鷄  
鳴山寺時

上以刹宇高瞰大內欲毀而更置之猶未言也道人忽謂寺  
僧曰聖人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寺汝等於中道遮訴之  
庶可免也僧素神其術明日相率燃香出山數里以候駕  
至僧拜懇不已

上訝曰我無此心若輩何以妄訴僧曰此鐵冠道人教臣等

耳

上異之遂止不毀初徐武寧王爲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  
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  
五十四而薨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蘭玉携酒訪之道  
人野服出迎王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  
生屬對云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王所持椰盃  
復之曰手執椰瓢作蓋尊前不忠王武人不喻其旨相與  
一笑而後王竟以謀逆伏誅赤其族道人居都下數年一  
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某日鐵冠道  
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也由是訖不復見云

**黃提學**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

舉福建鄉試第一前此有僂縣儒學一齋僕祈夢於九仙  
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黃二水桶門裡借問黃  
如金便是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  
田訪焉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於門乃揖之曰此  
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  
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遂以夢告已而先  
生果占首選

**江東籤**

吾蘇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决休咎

甚著靈驗記所知者數事云長者老儒趙同魯年八十一有疾卜籤得詩云前三三與後三三是歲同魯卒乃九月九日也或言兩三三爲九九亦正合趙壽數縣橋居民許氏爲里長當解軍至湖廣五開衛憚遠行欲祈規免得詩云萬里鵬程君有分旣而解至都司司門有綽楔其扁曰萬里鵬程許舉首見之始憶神語長洲李生周景良庸鄙不學秋試年問科名得詩云巍巍獨步向雲間自謂得雋之兆及試於提學憲臣乃被黜爲松江府吏而雲間實松江郡名也府學生陶麟累舉不第卜以決進退得詩云到頭萬事總成空以爲終無成矣後應貢初試時編號詩空

字遂預貢入大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朱卷號亦空字辛卯上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予師毛先生欽少時眷一妓情好甚密妓謀托終身焉私以一釵遺之約以爲聘資先生持歸意頗猶豫潛往謁禱得詩云憶昔蘭房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先生讀首句爲之驚悚下拜時釵猶在神前也於是謝絕之嘗讀祠記云神秦人姓石名固

**變鬼**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往年以募緣游食至貴州聞土人言此中夷俗者有人能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鬻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重法禁之而終不能絕戒僧云卧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

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鼻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也執而繫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齊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為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之間傍觀者云捉得變鬼人也

**李智**吳中焚死人亦大有邪術有李智者尤精於此嘗操舟出東朱村見岸上方焚屍謂同舟者曰吾聊戲之一人偃卧智乃默誦呪已呼其人起坐則岸上之屍亦坐使立

則屍亦立使抱已首屍亦抱焚屍者之首傍觀人皆驚怖焚屍者悟曰有人作伎倆欲敗吾事耳智在舟中忽變色謂諸人曰渠不善爾輩姑避去吾有以待之即趨抱柁而伏俄聞有聲拉然如霹靂柁為之寸斷智起而喜曰免矣問其故云本人亦高手本是為戲不斷便欲相害者吾術稍劣於彼適以碎吾首矣嘗有人從智學未盡其術而背去自與他所焚屍竟日了不焦灼悟曰吾師所為賞錢物往拜謝及還火須臾便著

**蜂化促織**相城劉浩性好聞促織嘗侵晨出婁門見水濱一大蜂以身就泥中輾轉數四起集敗荷葉上心竊怪之



還過其地見蜂猶在身已化為促織頭足猶蜂也持歸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純變矣健而善聞所當無不勝者物數之相感化固然

**穀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

河凍停舟八里灣其地去穀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為首者求寄宿曰兒此間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見留不敢忘報兵拒之婦不肯去天益暝請益亟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即留之宿兵所卧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婦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煎薑湯與飲稍逼就之婦殊不差拒兵遂與

狎綢繆傾倒良以為奇遇也五更天大雪婦辭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君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綉枕頂一付併所市猪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奉母也婦起凌雪而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跡數十大恠之共計曰彼美而少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登岸指雪跡示焉乃大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亟返舟集眾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跡至野外轉入幽邃跡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猪肝皆

掛樹枝上衆喜曰此必是狐窟也環之投薪穴中燒蕪良久一狐突烟而出衆格殺之兵神癡旬日乃平復

**白鳥**大名府元城縣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廣濶植棗樹百餘木上有鳥巢累數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雛偶墜地民家收養之及長瑩潔如雪馴狎可愛時

孝肅皇太后初上仙以此爲

上諒陰純孝之感也勸使表獻之

朝廷卻不受還而道死

**楚巫**楚俗好鬼最多妖巫變幻不一人稱曰師公敬畏之甚武岡州有姜聰者尤黠爲城隍廟祝廟與南渭王府

近王一日脫足纏爲風吹至廟聰得之謂其妻曰衣食

至矣殺鴨取其首裹以足纏釘釘之置神座下禁咒

王登時足痛至癢寢食延群巫日夜禱祠終不止他日聰

托獻親往問疾自言能治一內監出私財具牲牢請聰爲

王作福而去其釘足痛頓瘳獲謝物不貲又旬餘復依釘

之王疾如故又召聰禱而止自三月至歲旦盡疾時一

發必命聰禱禱罷輒愈王心疑之乃謂聰來年將大祭

城隍必厚勞汝及是王故過期不祭痛輒大作使人約

當以某日祭則復洒然矣王燭其奸召至留之使校說

誘其妻得三物以獻王親鞠聰始猶抵拒出其物示之

乃具服獄成馳驛奉聞有 旨囚妖人送京至臨清斃焉  
於時諸巫大抵皆恣橫人家有少酒食巫經其門必留烹  
之或不肯便持送其家不然輒得禍如出而求利遇巫於  
道懇乞一善言所獲必豐否則多虧敗反唇舉目間皆能  
禍福其黨類亦自多讐疾互以術相軋新死卒未能棺殮  
則延巫作法以衣裾承屍氣野外散之經月不穢腐謂之  
寄臭來破其法者徑入視屍臭便作矣有知者謂其教中  
以屍化作一物如化鯉魚置崖間以水覆之破法者直用  
火銷却冰屍自壞臭惟化作沉香則諸物莫可害然火亦  
能焚之 珉王府出喪極重不舉益數十夫猶然呼節公  
解襪逡巡即行巫云某人以宿憾移一山置棺上適已爲  
扶去矣其詭誕可惡如此自姜聰之敗此輩始爲稍稍斂  
戢云鄉人吳用侍其父教授 珉府數目擊其事時府校  
有李武者亦多變幻用嘗試其術見鵲止屋上令取之武  
默誦呪鵲旋至其前徒手得之武云是須邂逅用之則可  
若預畜獲禽之念則終日不能一二也他物皆類此又云  
其術過洞庭湖則不能大驗亦非樂爲是大抵如閩廣所  
用南法及梓匠厭勝術以先世傳習故不免爲之爾吳用  
者頗善談恠後四事並是渠說

**楊寬**直定之咸寧縣學有齋僕楊寬者嘗因公宴掌酒見

墻角旋風二團迴環不已寬意旋風中多有鬼試瀝瓢酒  
酌之一風頓息又酌一瓢亦然他日寬與同輩四人詣東  
岳燒香遇二卒山下青衣白襪邀而揖之曰吾受君惠久  
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家少飲乎寬罔識其人意必誤也  
謾應之同入肆飲罷別去急不魯詢其姓名同輩問之寬  
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遊觀廡下至一神祠二塑卒  
狀貌儼如向所見者相顧大駭寬自以遇鬼悒悒不樂還  
故處仍見二卒謂寬曰君毋庸疑我我非禍君者頗憶往  
歲事乎我二人岳帝座下從者也奉使貴縣行路饑渴中  
得君二瓢之賜甚愜所願昨有事西山偶獲相遇故以杯

酒答謝耳非有他也言訖瞥然不見寬歸親為人說

**方外雜俎**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

申報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彌猴  
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璠欲同奏於朝  
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性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  
臣喜事者以詔旨何以進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  
移云

**雀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

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  
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

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姪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誌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宜道以此示放雀報云也

**梓人**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當夜夢梓潼神遂能雕塑神像極於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名之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答之更命

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約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彌耳帖尾隨行入城觀之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秋之百而舍之虎復循古道而去尋爲部民告許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梓人下

吏治之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梓人也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杭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異事不許劉遂詣闕告之

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道逸可觀吳用藏其自制游太山歌一紙予嘗見之

**老盜**嘉興金晟永樂中為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至部晟鞠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晟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炙其臍云令爾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金箔張

國初有金箔張者山西人自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金箔往學於杭歸以授之用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人號靈異人有乞貸貨帛者隨所湏浮出水張見之曰是惡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即鑿地倣其制為之已而果然

翫以為戲嘗遇道人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君過吾所觀之翌日天未明張見空中兩童乘一龍後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龍龍不服兩童鞭之乃得上湏臾至一山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人指庭中曰此有丹在子可取之張周視無所見令再尋之終無獲道人問曰此庭東南角不有物乎張對曰但見大蜚耳道人乃嘆

曰子無緣且當留形住世耳又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可  
移家同住也居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出散步少頃  
回顧唯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歸不以道自  
名猶來杭剝金且乘驢而至暮則還家倏忽數千里或縛  
草爲龍跨之而行歸則以掛房簷間時作戲術以娛人每  
適市人爭隨求觀

孝陵聞之召至闕下而責以妖術聚衆張謝曰臣非妖術特  
戲術耳

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充滿  
殿庭

上悅欲盡其術時正臘月命開荷花張請駕至金水河索乾  
石蓮子亂撒池中頃刻花開滿池香豔可愛

上亦惜惜張索紙剪爲一舫置之水踏而登焉鼓棹放歌往  
來花叢中倏忽轉向岸中即失所在而荷花亦無有矣亟  
命四遠索之竟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

**黃村匠人** 吳山之西黃村匠者王某夜歸逢一人青衣白  
束腰如隸卒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者喜曰身亦却歸  
黃村今相得爲伴甚佳便與偕行數里卒指道傍民家謂  
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於彼取之匠曰善卒入門少選  
携一甌酒及一熟鷄來共坐地上食之畢謂匠曰君姑留

此我入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即取錠納著柴積中立俟之  
俄見窓裡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繼而卒自窓躍出負之而  
去其行如飛便聞門內哭聲匠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日往  
驗之乃知其家主翁昨夜死矣問得無失物乎乃云昨祭  
五聖失去一酒錠一鷄匠者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探柴積  
得錠鷄骨猶滿地始悟其爲冥卒也



